

# 九尾狐新解

蔡堂根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求”是兽尾的象形,故早期的“求”含有长大、圆曲、多毛等意象。求与九相通,“求尾”后来音变而成为“九尾”,故九尾狐即是“求尾狐”,指“大尾狐”。在大禹娶涂山女的原始传说中,九尾狐象征大禹,而不是象征涂山女;“九尾”也不是指有九条尾巴,而是指大尾巴,喻指大生殖器,暗示着性交的需要和性能力的旺盛。因此,“九尾”可以成为娶亲之证,也可以带来部族的子孙昌盛。最初,九尾狐仅仅被当作奇兽看待,随着大禹的被神化,九尾狐也成了一种瑞兽。后来,九尾狐象征的对象由大禹转向涂山女,由于传统道德中的性别歧视,九尾狐也由祥瑞之兽变成了淫邪之兽。

[关键词]九尾;九尾狐;大禹;涂山女

[中图分类号]H0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1-0086-07

九尾狐是中国文化中流传极为广泛的意象之一。两汉时期,它是作为一种瑞兽而存在,赵宋以降,则成了淫兽之极者。清代长篇小说《九尾狐》开篇即说:“盖狐性最淫;名之曰九尾,则不独更淫,而且善幻人形,工于献媚,有采阳补阴之术,比寻常之狐尤为厉害。”即使在今天,“九尾狐狸精”仍然是对女性最刻毒的诅咒。然而,这些意象与其原初意象有多大出入,却很少被注意过。

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提到九尾狐的并不多,大致有:

青丘狐九尾。(《逸周书·王会解》)

伯杼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竹书纪年》)

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山海经·大荒东经》)

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

这些文献中的九尾狐尚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最早使九尾狐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并且使之与婚恋或性等话题相联系的,是《吕氏春秋》中大禹娶亲的传说;不过,这里的九尾狐并未直接参与婚恋等问题,仅仅是一种象征而已。《艺文类聚》卷九九引(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一、《北堂书钞》卷一〇六等)云:

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

今本《吕氏春秋》不载,可能是佚文。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载: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曰:“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

[收稿日期]2003-01-16

[作者简介]蔡堂根(1967-),男,湖南攸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来宾来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这两处记载中有一个明显不同，即《吕氏春秋》中的“九尾者，其证也”，在《吴越春秋》中成了“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显然，“其九尾者，王之证也”与两汉的符瑞谶纬思想是一致的，是对“九尾者，其证也”的修改（修改得很拙劣，与上文的“吾娶也，必有应矣”相矛盾）；“九尾者，其证也”是一种更原始的传说。因此，我们分析这则神话传说的原始意义时，最好以《吕氏春秋》的记载为基础。不过，“九尾”何以能够成为“娶亲之证”，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般认为，“九尾”即是九条尾巴，如：

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白虎通·封祥》）

他是那九条尾的狐狸精。（《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吴月娘骂潘金莲语）

你这几个尾巴，乃一千年修成一个。今已修成九个，再一千年将十尾修全，黑色化为白色，便可名登天府，身列仙阶。（醉月山人《狐狸缘》第二十二回吕洞宾对九尾狐玉面仙姑语）

九尾狐即是涂山女，是女性的代表。故明清小说中常把狐狸与涂山氏相联系，如：

我涂山氏之苗裔也。（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青凤》狐翁胡义君语）

我涂山曾祖姑，嫁得神禹。（管世濒《影谈·洛神》狐精袁复语）

若古时大禹皇帝，娶女子于涂山氏，自称九尾天狐，禹颇得其内助，而夏遂以兴。（江荫香《九尾狐》第一回）

汝日读书，而不知大禹娶涂山之事乎？绥绥厖厖，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沈起凤《谐铎》卷一《狐媚》狐女语）

今天，人们仍多持类似的观念，即使相关的研究者也多认为九尾即是九条尾巴，九尾狐即指代涂山女，指代女性。如李剑国先生认为<sup>①</sup>：“白狐而九尾，并非故为虚诞，其中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多产子，结果是子孙昌茂，氏族兴旺。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即九阴（阴户），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1](p.27)笔者认为，这些对九尾狐的理解从其性别到其“九尾”，都是对原始的大禹神话传说的误读。九尾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意象，有必要辨明其原始含义。

## 二

“九尾”之九，并不是指数量上有九条尾巴，而是指大，“九尾”即“大尾”。

首先，从狐的生态看，九尾狐是不存在的，而大尾却是狐固有的特征。《中国动物志·兽纲·食肉目》载，狐“吻尖而长，耳较大，体纤长而四肢短，尾形长而粗圆，等于或超过体长之半，尾毛长而密”。在我国中原地区分布最广的赤狐亦是：“体形纤长，肢短，吻尖而长，耳高而尖，直立，尾较长，略超过体长之半，尾形粗大，覆毛长而蓬松，身体覆有长的针毛，冬毛具有丰盛的底绒。”古代文献中也多有狐狸大尾的记载，如：

玄狐蓬尾。（《山海经·海内经》）

老狼白驴，长尾大狐。（《焦氏易林·蹇·剥》）

有羌者狐，率彼幽草。（《诗经·小雅·何草不黄》）

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首丘。<sup>②</sup>

<sup>①</sup> 笔者尽管不同意李剑国先生对九尾狐的看法，但在所使用的材料中多受其启发，谨以说明。

<sup>②</sup> 《说文解字·犬部》“小前大后”，即指头小而尾大。

其次,从训诂的角度分析,九尾狐之“九尾”应是由“求尾”音变而成的。(1)某些方言中也称狐狸尾巴为“球子”<sup>①</sup>,说老狐狸的尾巴会长得很大,像球一样,或说狐老后,尾巴上就会长出一个球样的东西。前一种说法似更合乎“球子”的原意,与现实中狐的“尾形长而粗圆”是一致的。如果先秦也有此类称呼,“球子”也许当写作“求子”。因为“球”在先秦多指玉石器玩之类,表毛球状的“毬”为汉以后新起之字,因此,狐尾的更原始的称呼也许是“求子”之类(下文的分析表明,这种推测是可信的)。(2)“求”的本字应该是尾的象形。“求”篆文写作<sup>②</sup>。《说文解字》云:“求,古文裘。”又云:“裘,皮衣也,从衣象形,与衰同意。”段注云:“裘之制,毛在外,故象毛文。”“衰”为蓑之本字,其篆书写作<sup>③</sup>,“裘”既“与衰同意”,那么,“求”应与<sup>④</sup>一样,不仅表音,也是象形,即像毛之形。何以像毛之形,许慎和段玉裁都语焉不详。裘在甲骨文中写作<sup>⑤</sup>,李孝定认为<sup>⑥</sup>:“像已制成裘兽毛在外之形”。即衣上画出多毛之状,后来演变为“裘”,篆书为<sup>⑦</sup>,金文为<sup>⑧</sup>,衣上的多毛之状由“求”代替。“求”既然代表多毛之状,“求”在此就不应该仅表音,还应该表义,表多毛,故《说文解字》的“从衣象形”是有道理的。甲骨文中又有<sup>⑨</sup>字,如“<sup>⑩</sup>雨”、“<sup>⑪</sup>年”、“<sup>⑫</sup>于河”等,李孝定认为,这里的<sup>⑬</sup>“释为求以读诸辞,无不辞从理顺,形合义适”。并认为“求”是“像兽皮一喙两耳四足一尾之形”。金文中,“求”多写作<sup>⑭</sup>,裘也写作<sup>⑮</sup>,从这些字形看,李的分析不够准确,这里的“求”更像一条多毛的兽尾。而且,以多毛的尾巴代替裘中的多毛之状以象形,这是符合一般的思维规律的。另外,汉语中又有“<sup>⑯</sup>”“<sup>⑰</sup>”两字,分别指男女生殖器。从其对应关系看,两字应是以同一种方式造出的对应的两个字。“<sup>⑯</sup>”为会意,“<sup>⑰</sup>”也应是会意,而非简单的形声,故“求”应该是某种象形,表示与“穴”相对的含义。以尾巴之形与“穴”相对应,是合乎逻辑的,且人们也常以尾巴喻生殖器(详见下文)。《诗经》的《豳风·破斧》中,有“既破我斧,又缺我銗”。《经典释文》云:“韩诗云,銗,凿属也。一解云,今之独头斧。”有学者认为,“《破斧》诗中所哀叹的‘破我斧’、‘缺我銗’,正是‘毁我阴’、‘去我势’的隐喻表达”[2] (p.635)。銗既是凿一类的器具,又可隐喻男性生殖器,这也与尾的特征是一致的。既然“求”是尾的象形,“求子”也就是“尾巴”了,而且,两者的构词方式都是一样的。(3)“求”不仅是尾的象形,而且可能是狐尾的特称,因为狐尾特别大,颇具代表性。前面已经交代,方言中称狐狸尾巴为“球子”(求子),且以“求”为偏旁的字多有长大、圆曲、甚至多毛等意象。如:

<sup>銗</sup>,古代的一种凿子,一说独头斧。(详见上)

<sup>屎</sup>,男性生殖器的异名。

<sup>球</sup>,古代多指玉器,也指玉磬,磬即是曲矩形乐器;又“球球”,指兽角弯曲貌;《后汉书》卷十七《酷吏列传》中,有酷吏阳球,字方正。古人的名与字之间,既可能是一种同义或近义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反义关系<sup>⑯</sup>,此处明显是一对反义关系,这表明“球”有圆曲之意。

<sup>裘</sup>,毛皮制成的御寒之衣,多披在外面,如“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淮南子·说山》)故裘亦含“长大”义。

<sup>揅</sup>,长而曲貌,《诗经·小雅·大东》云:“有揅棘匕”,《毛传》:“揅,长貌。”《诗经·周颂·良耜》:“有揅其角”,朱熹《集传》:“揅,曲貌。”

<sup>栎</sup>,植物包裹子实的球状外壳。《尔雅·释木》:“栎,其实栎。”清郝懿行义疏:“栎实外有裹橐,形如橐毛,状如球子。”既为外壳,自然尚有“大”义。

<sup>毬</sup>,古代泛称游戏用球类,最初以毛纠结而成;又泛称球形物。古代有表小球形之物的

<sup>①</sup> 笔者家乡(湖南攸县渌田镇)的方言中即有这种称呼。

<sup>②</sup> 李孝定此处对<sup>金文</sup>的分析及下文对<sup>篆文</sup>的分析,都转引于《甲骨文字诂林》(于省吾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裘”字条。

<sup>③</sup> 可参阅清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卷二二、卷二三《春秋名字解诂》。

“九”；与“丸”相对，“丸”当指大的球形。

𦥑，俗称蓑衣虫。

𦥑，兽角上曲貌，《诗经·小雅·桑扈》：“兕觥其𦥑”，朱熹《集传》云：“𦥑，角上曲貌。”

这些字应该是以“求”为基础的一组同源词，它们所共有的长大、圆曲、甚至多毛等意象，与狐尾的“尾形长而粗圆”等特点完全一致。再次，在各种裘衣中，狐裘出现的频率最高，也最受重视，狐与裘常常联系在一起，如：

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诗经·幽风·七月》）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经·小雅·都人士》）

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礼记·玉藻》）

甚至裘也用来特指狐裘，如《淮南子·泛论》“世以为裘者，难得贵价之物也”。高诱注云：“裘，狐之属也。”这种狐与裘的紧密联系是狐裘的保暖实用或难得等因素的结果，也是狐与裘原始关系的自然流露。“求”既特指狐尾，裘又同求，故人们自然会把狐与裘联系起来。复次，裘也用来代指狐，《搜神后记》卷九中有千岁狐即“字伯裘”，这也形象地表明了“求”与狐尾的关系。在狐的身上，狐的大尾是最有特色的，在有关狐的描绘中，多要突出狐尾，前文已有多处交代，再如“（狐）鼻尖似小狗，惟大尾，全不似狸”<sup>①</sup>。甚至也有以尾释狐的，如“狐，兽之长尾者也”<sup>②</sup>。古人也认为狐对其尾最珍惜，如：

小狐汔济，濡其尾。（《周易·未济》）

小狐渡水，污濡其尾。（《焦氏易林》的《蒙》之《师》）

狐欲渡河，无于尾何。（《风俗通义》卷二《正失》之《宋均令虎渡江》）

可见，狐尾是狐的标志性特征，以标志性的特征代指该事物，即以裘（求）代狐，也是很正常的。因“求”同“裘”，“伯”即大，传统观念又认为狐越老尾越大，故“伯裘”即伯求，即大尾，也即老狐。

“求”是尾的象形，也特指狐尾，故其最初的含义应该是指名词性的“大尾巴”，但其中也包含有形容词性的长大、圆曲、多毛等意象。后来，其指“大尾巴”的名词性义项逐渐消失，而其形容词性的长大、圆曲、多毛等意象却还存在，且其本来与尾有密切的联系，故人们可能以“求尾”来指称多毛的大尾；方言中呼狐尾为“球子”，或许即是这种说法的俗称。“求尾”在古代文献中未见有直接的记载，但有“有尾”“屈尾”二语，似可以旁证。《焦氏易林》的《睽》之《升》云：“老狐屈尾，东西为鬼。”这里若将“屈尾”理解为无尾、短尾或弯曲着尾巴等，都有些不当或勉强。“求”与“屈”在音和义两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可互为通假，故“老狐屈尾”可能是“老狐求尾”，指老狐拖着大尾巴，这样理解似更合情理。《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也写作“乃有白狐有尾，造于禹”<sup>③</sup>。这也许并非简单的误刻，而是另一种传说或原始意象的无意识流露。因为“有”与“求”通，这从古人名与字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来，如孔子的学生冉求，字子有，《南史》卷三〇《何尚之》中的何求，亦字子有。故“有尾”即是“求尾”，也即是大尾。

“九”既指具体的数量，也指数量之多，故也可以指“久”、“远”、“长”、“大”等类似的意象；《说文》云，九“象其屈曲究尽之形”，故九也含有“圆曲”等意象。因此，“求”“九”在音和义两方面都是非常近似的，完全可以通转。另外，

𦥑与𦥑通。清李元《端范·物名》：“又有未具形状者，曰𦥑，曰𦥑𦥑也。”

𦥑与𦥑通。《逸周书·王会解》：“𦥑牛者，牛之小者也，晋孔晁注，王云，𦥑与𦥑同。”

<sup>①</sup>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八引唐本注。

<sup>②</sup> 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五引《辅行记》。

<sup>③</sup> 《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藏墨刻本，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吴越春秋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3 年版。

逑与仇通,《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也作“君子好仇”<sup>①</sup>。

这些字的互通关系也表明“求”与“九”是可以互通的。当“求”被借用为动词性的“寻求”之类的意义后,其表长大、圆曲、多毛等形容词性的意象也逐渐被淡忘,这样,“求尾”有些不好理解了,而九尾则通俗、形象、可感。由此,在口耳相传的流传过程中,“求尾”也就变成了“九尾”。因此,九尾狐即是大尾狐,“白狐九尾”即是“白狐大尾”。

当我们把“求”考定为狐尾的特称,九尾是“求尾”之音变即大尾时,人们也许会以其他的九尾或多尾动物提出质疑。如清代有《九尾龟》,《九尾鳌》<sup>②</sup>等长篇小说,《山海经》中除了有九尾狐外,还有其他的九尾动物和多尾动物。笔者认为,其他动物的九尾和多尾现象与这里对“求”与“九尾”的考定并不矛盾。《山海经》是九尾和多尾现象最集中的也是最早的一本书,通过对该书的统计,笔者发现书中有如下一些现象:(1)《山海经》中的多尾动物共出现12次,“九尾”出现了6次,占全部多尾现象的一半。故可以说,其他的多尾现象都是以九尾为原型附会而产生的。(2)书中的6次“九尾”中,一处为神,一处为“状如羊”的兽,其他4处为狐或似狐的动物。而且,非狐类的多尾动物中,其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存在相应的变异现象,九尾狐却是正常的。由此可以看出,九尾狐是一种原型式的核心的意象,其他的九尾动物或多尾现象,都是在九尾狐意象的基础上衍生而成。(3)《山海经》中以某动物与“尾”构词为“某尾”,如“牛尾”“鼠尾”“虎尾”等,共有14种动物,32次,狐尾可以说是最有特征的尾巴之一,却没有“狐尾”的组合形式。狐字在该书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出现狐这种动物时,却多言及其尾。言及其尾时,一处指颜色,五处指形状,其中一处为“蓬尾”,四处为“九尾”。这表明:狐是以尾为主要特征的,其特征即是“九尾”,故可以说狐尾即是九尾,九尾即狐尾。这也可印证上文所说:“求”是大尾的象形,是狐尾的特称,九尾是“求尾”的音变。

九尾狐作为一种整体的象征,也并非指通常所认为的女性,即涂山女,而是代表男性;九尾狐是大禹的象征。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1)《吕氏春秋》和《吴越春秋》都说狐的白色是禹的衣服(颜色)的象征,后者又说九尾是“王之证”,此处的王明显指禹。尽管这里曲解了九尾的象征意义,但仍可以看出九尾狐是指大禹。(2)从歌词中“绥绥白狐”的搭配关系看,《诗经》中也有两处以“绥绥”与狐相搭配的。如:“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齐风·南山》)“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卫风·有狐》)

《南山》诗郑笺云:“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形貌绥绥然。”

《有狐》诗毛传云:“绥绥,匹行貌。之子,无家室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

郑笺云:“之子,是子也。时妇人丧其妃耦,寡而忧,是子无裳,无为作裳者,欲与为家室。”

孔颖达疏《南山》诗时云:“以狐比之,《有狐》之传以‘绥绥,匹行之貌。’则此言绥绥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谓无雌相随,是求匹偶也。”

朱熹云:“绥绥,独行求匹之貌。”又云:“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

可见,《有狐》之“狐”,同《南山》中的“雄狐绥绥”一样,亦是求匹之雄狐。《诗经》中的两处“绥绥”都与求匹之雄狐搭配,故此处的白狐也应当是雄性。(3)《白虎通·封禅》在解释封禅中的瑞象“狐九尾”时云:“狐九尾何? 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 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 明后当盛也。”很明显,这里的九尾狐也是男性的王者象征。(4)把九尾狐理解为女性即涂山女时,多半有这么一种观点:涂山女是九尾狐的化身,或九尾狐为涂山女所变。如:

神话中的九尾白狐是涂山女变的,人变形为动物在神话中颇为常见。[1](p.23)

<sup>①</sup> 可参阅清人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之卷一《关雎》。

<sup>②</sup> 见阿英《晚清小说》,一题《女优现形记》,顾曲周郎著。

涂山氏发现丈夫居然变熊，十分惊异，极为羞愧。可是，她自己却是九尾白狐变幻来的，这为何故？[3](p.215)

但在先秦时，尚无后世精怪变形的观念，随意变形的现象还极罕见（笔者有另文论证这一问题），故以精变的观念解释九尾狐与涂山女的关系，本来就是不恰当的。

### 三

九尾狐及大尾的意象弄清楚了以后，“白狐九尾”的象征意义也就好理解了。在禹娶涂山女的原始传说中，“九尾”是娶亲之证；《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因不明白九尾即是大尾，故无法把九尾与娶亲联系起来，只好对传说进行修改，把“九尾”说成是王者之证。其实，这里的“尾”喻指雄性生殖器，尾与雄性生殖器不仅部位接近，且形状也有类似之处，故尾常与生殖相联系。如《尚书·尧典》：“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伪孔安国传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列子·黄帝》亦云：“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现代汉语中“交配”也说“交尾”。另外，《说文解字》中的“尾”从尾从水”，写作“蜃”，俗语中男性生殖器写作“蜃”，这些同样表明了尾与生殖器的关系。既然尾喻指雄性生殖器，“九尾”（大尾）也就是大生殖器了。此处的大生殖器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男性生殖器性交前的勃起状态，这种状态本来意味着性交的可能和需要；而娶亲结婚正意味着性交的可以实现，因此，九尾（大尾）的出现，即意味着结婚娶亲，故有“九尾，其（娶亲）证也”的说法。另外，男性生殖器的壮大，也意味着性能力旺盛，生育能力强，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史记·吕后本纪》：“太后淫不止，吕后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柳宗元的《河间传》（《柳河东集·外集》）载，淫妇河间，本“有贤操”，被别人拉下水时，她们“选貌美阴大者主河间”。行事前，“河间号且泣”，事后，“河间收泣甚适”，并“自庆未始得也”，以至不想回家，愿意“与是人俱死”，最后堕落为淫妇。《金瓶梅》第三回，王婆为西门庆列的“挨光”五件事中，第二件即是“驴大行货”。由于性能力旺盛，生育能力强，才有了“我都攸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白虎通·封禅》“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中，“九妃得其所”的含义。

在《山海经》《竹书纪年》《逸周书》等先秦文献中，九尾狐主要被看作奇兽——尾巴特别大、体形很奇异。秦汉时，由于天人感应观念的发展和谶纬的流行，大禹等古代传说中的帝王都被神化，如：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见流星贯卵，意感栗然。生娥戒，文名禹。（《尚书·帝命验》）

禹身长九尺，有只虎鼻，河目并齿鸟喙，耳三漏，戴成铃，裹玉斗，玉酐履己。（《尚书·帝命验》）

（禹）游龙门口，神采玉简授之，长尺二寸，禹执简平定水土。（《遁甲开山图》）

禹开龙门，导积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尚书·璇玑钤》）

而在禹娶涂山女的故事中，九尾狐象征大禹，这样，九尾狐也自然可以获得一些神性，且又与“我都攸昌”等相联系，故汉代以来，九尾狐成了祥瑞之兽，象征太平、兴旺甚至贞洁。如：

德至鸟兽，则狐九尾。（《孝经·援神契》）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春秋·元命苞》）

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王者不倾于色则至。（《艺文类聚》引《瑞应图》）

赵宋以来，九尾狐成了淫邪之兽，且多是指女性。如元代讲史话本《武王伐纣书》中的妲己是九尾狐精，清代小说《狐狸缘》中的玉面仙姑是九尾元狐，《九尾狐》中的九尾狐是胡宝玉——“一个极淫贱的娼妓”的绰号。这种演变与两汉符瑞谶纬思想的衰落、魏晋以来流行的狐妖观念等有很大的联系，也与禹娶亲的故事有密切的联系。在禹娶涂山女的故事中，狐的到来，即象征可以得到一个妻子，这很容易把狐等同于女性。而且，狐与涂读音相近，大禹所娶的妻子又是涂山之女，这更容易把九尾狐等同涂山女，甚至认为涂山女是九尾狐的化身，上文提到的明清小说中多把狐女与涂山相

联系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样,本指男性的九尾狐也就成了女性的象征,原有的生殖能力强,性欲旺盛等特点,也同时转移到了女性身上。

本来,九尾狐由原来的象征大禹、象征男性,到象征涂山女、象征女性,仅仅是人们一次小小的误读,与其原有的道德形象并无多大关系。但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九尾狐的形象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为九尾(大尾)本来与性相联系,意味着生殖能力强,性欲旺盛;这发生在男人身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羡慕的健康强壮,是一种美德,甚至是王者的象征。当它出现在女性身上时,却是一场噩梦;在男权意识支配下,妇女是不能有性的要求的,女性的性欲旺盛等同于道德败坏。再加上传统的狐妖观念等的影响,这样,原本被当作祥瑞之兽的九尾狐,一旦变成女性的象征时,也就必然沦落为淫荡、坏女人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淫邪之兽。

### [参考文献]

- [1]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2]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3] 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责任编辑 徐 枫]

## The Real Meaning of Jiuwei Fox

CAI Tang-ge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and those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qiu” is the pictograph for a beast’s tail. Probably it referred specifically to the tail of a fox. That is why qiu in early times implied “being long and big”, round and awry, or hairy, which can be proved by paronyms relevant to qiu. As qiu sounded similar to jiu, qiuwei later evolved into jiuwei with a slight change in pronunciation. Consequently the jiuwei fox literally meant the qiuwei fox, which refers to the big-tailed fox. In the ancient legend about Yu the Great marrying Lady Tushan, the jiuwei fox symbolized Yu instead of Lady Tushan. What’s more, the jiuwei of the white fox did not refer to nine tails as it literally means in Chinese but to a big tail, which metaphorically stands for big genitals that imply the desire for sexual intercourse and exceptional sexual ability. It was out of this very reason that the jiuwei became a proof of a marriage, and that the jiuwei fox would make the tribe large and prosperous. At the beginning, the jiuwei fox was treated merely as a kind of wizard beast. With the apotheosis of Dayu, however, the jiuwei fox became a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 symboliz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Later, owing to deviation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aid ancient legend, the object that the jiuwei fox symbolized a shift from Yu to Lady Tushan, namely, from a man to a woman. Due to the oppression and prejudice placed against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s, plus the widespread concept about a fox as an evil spirit, the jiuwei fox became a kind of lewd and vicious beast instead of an auspicious one.

**Key words:** jiuwei; jiuwei fox; Yu the Great; Lady Tushan